



人生随想

## 南山的月亮

有月亮的夜晚走在老街，心里泛起清凉的温暖。

月亮是从东山顶上升起来的，微橙色的月光，如同潺潺的溪水，在石板铺成的老街上漫淌。在月色的撩拨下，被骄阳炙烤了一天的老槐树也抖擞精神，拼命鼓起叶的掌，引得蝉鸣愈发高亢。覆草的檐下，间或有几只蝙蝠飞掠而过，惊得泥巢里的雏燕失声呢喃。

多么美好的月亮！这是我的月亮，南山的月亮，清澄、圆融、神秘、幽邃。它洒照在山坡，山林里漾起久久的叶语；它浸泡进溪水，水面上浮动着粼粼的夜曲——这一轮皓月，在我的头顶照耀很久很久了，最初与它对视时，我还是个赤裸在夏夜风中的孩子。今夜，我依旧是那个孩子吧？如初见一般久久地、莫名地激动着，任由月光滑过被风吹得乱草一样的头发，滑过山崖一样层层叠叠的额头。我感觉它要融化我了，我抻平身体和灵魂里所有缝隙和褶皱，让照彻南山的月光，同样犀利地照彻我，留下大片明晃晃、水汪汪的光亮。

人啊，活在闹闹攘攘的世界上，谁不喜欢这种照彻灵境的光亮？月光是洁净的，白天里不小心沾染的污浊的东西，在月光下很快洗涤了一番；月光是温情的，人在这样的氛围里，很快就纾解了尘世的烦躁；月光是清醒的，它以冷寂的调子给太过喧闹的日子降温。月亮呀，你是一个深谙中国文化的智者，把一天里显山露水的事情让给太阳，从不与他争辉。即使晚上，也把更多的天空让给星星。你用晦朔弦望、阴晴圆缺告诉人们：世界上的事情，何必苛求圆圆满满、清清楚楚？

对于我以及和我一样在南山生活过的人来说，月亮也是一面镜子吧？许多往事如同缤纷树叶，早该在时间里风干了。今夜与月亮对视才发现，有些往事原来是折叠起来，一直在月亮后面栩栩如生着。我一下子就看见了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——那天，母亲独自一人去山半腰里收地瓜，放学回家的我去接她，懵懂中走了岔路。天说黑就黑了，没有电的乡村的夜晚，黑魆魆的山像黑魆魆的鬼魅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。我蜷缩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，恐惧得哭不出声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听到了母亲的脚步声。几乎同时，月亮也从厚厚的云层后面出来了。母亲说：“天黑有什么害怕的？月亮早晚会出来打灯的。”

“再说，你大了，总要一个

人赶夜路的。”

那晚的月亮，那么亮那么亮，把我一生中的黑暗都驱赶得无影无踪了。

还有一次，我拦下一辆出城的拖拉机回南山，没想到开拖拉机的竟是同村的伙伴。在我进城的那些年里，他早就是村里的带头人了，管理着一个村子，还养着几十头猪和几百只鸡。而我，怎么成了一个只会在稿纸上种庄稼的人？那天晚上是满月，清亮亮的月亮出来了，我只能眯着眼看。在灯火通明的城市里呆得久了，乍看乡下的月亮真的有些不适应。在城市，夜晚常常是失眠的，喧嚣的，躁动的，而乡村的夜晚，是宁静的，淳厚的，酣畅的。乘着酒意，我们在街上走，月亮也随着我们走。我站住，月亮也站住。那一刻我幡然想到，不管身在哪里，家乡的月亮一直是如影随形的，像我最忠实的朋友。可我的眼睛被谁给炫晕了、蒙蔽了？

人这一生，会有多少月光洒在身上？离开南山的这些年里，我在城里居住，也满世界到处游走，月亮一程一程地随着我。我曾经在汉时关隘上看过秦时明月，曾经淌过清泉涌流的石板，凝视明月照过松间。唐代的月亮，一定是最美好的月亮，不然，怎会引得那么多的诗人举首仰望？我见过高原的月亮，它离我很近，好像伸手就能够到；我见过海上的月亮，伴随着潮水的音乐，一波一波地漾起，仿佛盈手可掬；我也见过外国的月亮，平平常常的，哪里会比中国的圆呢？我见过的月亮，都很美，很亮，但那都不是我的月亮，它们照得出我的笑容，却照不见我的泪光。

此刻，我走在老家的街巷，照耀我的是南山的月亮。山里的月亮，总是特别大、特别亮，更特别的是，头顶的月亮有着内在的光明，可以把世间万物都点亮。这种光亮往山石上铺展，在树叶上盈落，顺溪流而下，从大地上升腾——月光下的每一种事物，瞬间都有了内在的光亮，互相映照，直映得你心里也有大片的光亮溢出来。

我把自己的月亮留在南山，今生今世，我都不会轻易地打扰它，就让它在生命里的某一片天空照耀着吧。它是一盏灯，一个眼神，一种隐喻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不管眼前浮着雾障还是云烟，不管处在黑夜还是黎明前，我的心里永远都是亮堂堂的。

谢谢你，我的月亮，南山的月亮。

冬季到来雪茫茫，寒衣做好送情郎。血肉筑出长城长，依愿做当年小孟姜……”金嗓子周璇的一曲《四季歌》，唱出了骨肉深情，唱出了人世悲欢，也让人联想到亲情绵绵的民间寒衣节。

寒衣节又叫送寒衣节、烧衣节、授衣节、祭祖节等，时间在每年农历十月初一。此时正值秋去冬来，北风送寒，人们在为自己和家人添置棉衣的同时，也想到那些已故的亲人。为使他们在另一世界免受冻寒之苦，便在这一天祭奠他们，焚烧纸做的棉衣棉被，以这种特殊方式为他们送去寒衣，送上温暖，寄托对他们的哀思和怀念。

送寒衣的习俗由来久远，它的起源有多种说法。其中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，是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的传说。春秋战国时期，齐国为了抵御晋、宋等诸侯国的入侵，便沿着齐鲁大地分水岭的泰沂山脉，修筑一道西起黄河、东至大海的千里长城，为此在全国征调民夫。孟姜女的新婚丈夫万杞梁也被抓去服役。他一去几年，音信全无。孟姜女在家挂念丈夫，度日如年。眼看又到立冬，她想到丈夫在外衣薄被单，难以御寒，便连夜赶制出厚厚的棉衣，踏上千里迢迢的寻夫送寒衣之路。一路上，她跋山涉水，历尽艰辛，终于在莒国的且于城打听到丈夫服役的地方。然而赶到那里方知，丈夫已累死多时，遗体埋进了长城。这噩耗使她痛不欲生，便一头撞在埋葬丈夫的城墙上，大哭不止，直哭得山河失色，日月无光……她一连哭了十天十夜，终于感动了上苍，降下一场暴雨，使新修的长城坍塌了一大片，里面露出了万杞梁的尸首。在众民夫的帮助下，孟姜女为丈夫穿上新做的棉衣，重新安葬于异乡。孟姜女送寒衣的故事很快传播开来，百姓深受感动。从此，每到寒冬来临时，人们便焚化寒衣，代孟姜女祭奠亡夫，并逐渐演变为亡故的亲人送寒衣的习俗。

传说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，它往往能从史籍中找到根据。据考证，送寒衣之俗最早可追溯至周代。而把此俗用节日形式固定下来，且把农历十月一定为寒衣节，则始于宋代。

宋代寒衣节的习俗主要有两个方面：授衣和烧衣。所谓授衣，即皇帝向文武官员赏赐棉衣，以示关怀。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：“十月一日，宰臣已下受衣著锦袄三日。”吕希哲的《岁时杂记》也记载：“十月朔，京师将校禁卫以上，并赐锦

袍。皆服之以谢……边防大帅、都漕、正任侯，皆赐锦袍。”

烧衣即为逝者备好御寒的衣物，拿到坟前烧掉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曾这样描写京城开封（汴梁）十月一送寒衣的情景：九月“下旬即卖冥衣、靴鞋、席帽、衣段，以十月朔日烧献故也”。从中可见当时人们对送寒衣一事十分重视。在寒衣节到来前，冥衣店便备好祭祀用的衣服鞋帽，供人们在十月一这天烧献故人。

到了明代，送寒衣的习俗进一步发展，寒衣也更加丰富多彩。明代刘侗、于奕正的《帝京景物略》中，对当时京城寒衣节的情况做了详细记述：“十月一日，纸肆裁纸五色，作男女衣，长尺有咫，曰寒衣，有疏印缄，识其姓字辈行，如寄书然。家家修具夜奠，呼而焚之其门，曰送寒衣。新丧，白纸为之，曰新鬼不敢衣彩也。送白衣者哭，女声十九，男声十一。”为了表示对逝者的尊重，当时送寒衣也十分讲究，不但衣服有一定的规格尺寸，还要在上面郑重地写上故人的名字、辈分。送的时候也有一定的规矩：亡故较久者的寒衣用五色纸剪成，新亡者的寒衣则需用白纸裁剪。给新死者送寒衣时，还要大哭一场，女人哭十九声，男人哭十一声。此外，寒衣必须烧得干干净净。据说有一点没烧尽，亡者也无法取走。

清代的寒衣节基本沿用明代的旧俗，如潘荣陛在《帝京岁时纪胜·送寒衣》中说：“十月朔……士民家祭祖扫墓，如中元仪。晚夕缄书冥楮，加以五色彩帛作成冠带衣履，于门外奠而焚之，曰送寒衣。”在规模和所送物品上，较前更为讲究，不但送衣服，还送钞票。如在北京地区，每年十月一以前人们就到南纸店去买寒衣纸，买回家后再裁成布匹形状的长条，印上牡丹、菊花、蝴蝶等各种颜色的图案，有的还把寒衣纸剪成衣裤状。寒衣做好后，再装进包有纸钱、冥钞的包裹里，然后拿到墓前焚烧。还有的富人请冥衣铺裱糊一些皮袄、皮裤、皮帽等高级冬装。但不论用什么样的寒衣，都要以纸钱、纸锭为主。由此可见，清代人送寒衣，更加重视金钱的作用。

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，送寒衣虽带有迷信色彩，但它也体现了敬老爱老和重视亲情的优良民族传统，因而直到今天，仍在我国民间流行。人们在这项民俗活动中，希望逝去的亲人即使“地下不胜寒”，也“胜似在人间”，永无冻馁之忧，寄托了对亲人的思念、牵挂及美好愿望。

文化杂谈

## 寒衣节

□戴永夏